

冊十六止

民國三十七年季春月初九日舊書櫥改裝玻璃

竟寘之東屋整理乙部之書入之檢得此錢

求赤批幸三國志因題眉且志時日庭前

櫻花方盛發爛熳若雲錦頤而樂之

學詩識於城北新居

三國志



吳書十五

三國志六十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

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為鄉齊欲

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

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

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

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

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

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

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

疆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疆稱會稽太守賊盛兵

越克平山

0



上之建  
也安元年  
子於此竟  
稻以年

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  
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  
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  
洪明洪進苑御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各五六  
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  
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丁蕃  
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  
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  
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黥歙時武彊葉

黥言伊

獻三言據

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  
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  
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  
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  
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  
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  
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

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  
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黥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



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

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未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

宜在聖德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

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

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

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

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目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剋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

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

陸遜傳

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

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

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

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

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

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

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

丹等襲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迭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

子見胡德傳



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復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

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擢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



敢微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楊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曾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

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

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

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

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

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礪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

羽復為反亂礪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礪得

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

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

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眾於

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



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

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

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

等一時竝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資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

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

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

歷年不禽非君規畧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

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

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

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竝

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



播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  
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  
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  
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且夷翼周二南作歌今則是  
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  
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  
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  
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  
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  
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  
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  
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

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  
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  
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  
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  
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  
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  
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  
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  
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  
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誦挑魏



細載七  
戕之原  
其及履  
清詐故  
書之即  
此對國  
縱橫之  
志所為  
那君子  
之也  
待眾評  
近之

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戕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戕，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

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媼不復厚，雖或蹙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今



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  
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修立即閣輦貨運糧  
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  
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  
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  
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  
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耆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  
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  
目語心計不宜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  
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  
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  
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

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一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  
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  
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  
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  
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  
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  
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  
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  
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  
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  
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



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  
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  
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  
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  
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  
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  
此郡民大小歡喜竝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  
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  
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  
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勵其志并乞請幢麾數  
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  
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

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  
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父  
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  
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舍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  
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  
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  
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  
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賤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  
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畧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  
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  
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  
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賤草懼於淺局追用



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泉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賊帥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竝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竝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所彈紂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竝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

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秦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

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齒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

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

法率下何得復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暨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

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

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尺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

直躬好直  
申鳴奉法  
中

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尺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



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

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

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與太守羊徽與太常

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

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

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

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

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

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

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

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

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

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

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

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

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

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

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

副因為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

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

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相計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二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



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

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

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畧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

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

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畧多

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姦子

獲譏毀名云十八日

吳書十五



三國志六十

吳書十六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三國志六十一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

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

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停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

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各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

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

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佃

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

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

將五千往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

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

領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



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江表傳曰權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射維濬諫權權

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曰相與別後時時髮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維非急弦絕括遷

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維

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

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

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

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

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于翥亦與周旋饋餉之

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惘惘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

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

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

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

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

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

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

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

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

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

咎責躬因詢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

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

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

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

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

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茲於零陵斬茲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

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邊魏綏遠

音能



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

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攻損百役



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臣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

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纒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中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各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



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  
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  
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  
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  
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  
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  
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  
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  
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

昌曾不廻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  
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  
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  
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  
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  
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  
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  
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  
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整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  
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宜凱直平語禕曰予連從荆揚來者  
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奏凱故輟止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  
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  
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



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  
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  
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  
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  
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并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聽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  
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  
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  
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  
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  
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  
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

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  
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  
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  
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  
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  
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  
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  
猶懼有失陛下臨昨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  
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  
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  
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宋張內近胡綜



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  
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竝展所陳  
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  
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  
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  
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  
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  
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  
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  
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  
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  
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  
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  
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  
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  
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  
景帝時交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  
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以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  
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  
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  
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敢諫之  
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  
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為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  
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  
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  
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深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歎  
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  
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  
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  
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  
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  
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  
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九肆業  
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  
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早魅銷  
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  
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  
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  
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

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擊當愛育百姓何  
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  
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  
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  
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

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  
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  
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  
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胤西行必  
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  
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後為衡陽督

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

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

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城清泰就加安南將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



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  
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  
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  
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  
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  
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  
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  
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  
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  
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

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書十六

西川屯鳳  
氏書南

三國志卷之六十二

吳書十七

三國志六十二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

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

孫眾此評  
景後

氏族故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以明

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

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

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

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

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

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

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

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



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竝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妄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攝尊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

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

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

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

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

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

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

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

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

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



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

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竝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



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天命媿無因緣  
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  
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  
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  
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  
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  
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  
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  
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  
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  
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  
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

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  
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  
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  
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水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  
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  
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  
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  
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  
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  
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  
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



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竝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

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二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勣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



隱著

郝普

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

叛如吳今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普見責自殺據禁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此即佳

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詔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吳書十七

蜀川世國章  
氏自國章

三國志六十二

吳書十八

三國志六十三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曰：「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



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  
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  
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  
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  
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  
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  
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  
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  
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  
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

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勝同

邑相善勝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勝曰與汝偕死

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

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

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

意釋乃免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

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勝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

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

業絕權追思之募二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

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

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之酒

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騰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騰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騰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



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

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

惟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聞

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

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

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

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竝陳梁甫能書甫恨道竝恨峻象樹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基

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

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况術之下此者乎吳史

八絕

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各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

象故豐豐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絲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

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

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言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

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

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

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

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

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

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

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

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

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

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者告曰

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

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

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

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

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

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

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坵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坵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

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



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書十八

魏書卷之四十四

三國志六十三

吳書十九

三國志六十四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

道藝竝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

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

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

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

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  
 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  
 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  
 不起禕朝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  
 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  
 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在坐  
 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  
 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  
 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  
 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  
 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

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  
 權為吳王

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問恪代詳書與  
 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  
 尊轉之遜以白  
 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  
 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  
 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  
 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  
 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狄之騰木也  
 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  
 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  
 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  
 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  
 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  
 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  
 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



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  
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  
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  
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  
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  
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  
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兇慝又充軍用黎蔭  
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  
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  
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  
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  
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  
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  
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  
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  
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  
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  
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  
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嘖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  
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  
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  
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



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畧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  
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  
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  
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已不能  
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  
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  
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  
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  
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  
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  
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

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

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復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  
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  
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  
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  
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  
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  
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

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竝受殊恩非  
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

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  
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  
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違



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傷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

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

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



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

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



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  
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  
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  
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  
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  
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  
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  
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  
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  
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  
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  
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  
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  
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軍  
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  
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  
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  
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  
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  
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



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  
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  
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  
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常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  
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  
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  
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  
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  
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  
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  
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

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  
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  
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  
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  
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  
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  
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  
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  
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  
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  
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  
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  
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

常婢慶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

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歸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

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

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

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

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陳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

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

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

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

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

為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

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

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

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箴鉤落於何相

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

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

而箴束其罽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

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

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

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

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

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

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

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

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竝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

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

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

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



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

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

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

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各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為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

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

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屑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

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

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

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於立能治

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身厲行爲人白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

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

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

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

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

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爲散騎侍郎恭

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

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

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絲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

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

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

死二年魏將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

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竝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

三國志卷之六十四



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  
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與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  
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  
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奉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  
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  
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  
被害時年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為大將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

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  
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  
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  
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  
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  
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偏將軍及峻  
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

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

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

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

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

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純廣

陰蕊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純者雖  
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  
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  
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譚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

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

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



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胤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胤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胤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胤胤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胤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

盡焚異資糧胤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胤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胤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胤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胤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胤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胤亮妃胤從姊妹也以其謀告胤胤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

密謀曰孫胤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令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胤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其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胤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胤胤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韉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  
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  
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  
漏泄有白於事為詳矣

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

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班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

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班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

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休曰班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

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

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

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

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

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

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

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

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

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班遣將軍孫耽送

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班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

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

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

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棊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

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

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

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

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

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和與

將軍魏邈

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

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繇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繇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繇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繇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繇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



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

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

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

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

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

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

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

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

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

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

必危之理也峻絀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此美令比曰吳地不厚其甚死之人



吳書十九

三國志六十四

吳書二十

三國志六十五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  
 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  
 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  
 萬或同官或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  
 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  
 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  
 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  
 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

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



郭馬

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平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徒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

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



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  
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宜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

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

賀邵字與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質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

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

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



三國六十五  
三  
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

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鎬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

三國六十五  
四



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  
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  
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  
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  
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頌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  
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  
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  
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  
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

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干所

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

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

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  
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節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  
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父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  
楊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  
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  
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疑議宗廟制  
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  
世子隰臨  
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

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

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  
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  
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  
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  
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  
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

兼士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  
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  
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  
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  
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  
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竝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贊博奕矣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  
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  
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  
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  
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  
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  
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  
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  
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  
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  
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

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  
賜茶薺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  
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  
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  
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  
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  
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  
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  
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  
合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  
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矚與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矚矚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矚曰矚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矚矚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矚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矚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矚者

文一說  
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矚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矚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矚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矚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矚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矚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

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屠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  
吐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  
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  
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  
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  
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  
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  
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  
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  
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一主至如他餘錙  
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  
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  
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  
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嘗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  
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  
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  
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典事不討日月



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  
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  
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  
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  
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有大水沉沒  
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  
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  
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  
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

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  
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  
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  
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  
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  
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  
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  
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  
慙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  
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



晨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  
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水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  
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  
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  
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  
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  
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  
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  
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  
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  
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  
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

俗之  
夫自  
而己  
矣

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  
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  
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  
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  
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  
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  
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  
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  
害又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  
求於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庾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  
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  
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時隆越從朽壤蠅蚬朝下熙光案闕青



璆是憑。恣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負闕山崇。潤舍  
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  
尤。但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遂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  
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平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  
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  
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  
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  
理。得免爲幸耳。

吳書二十

卷之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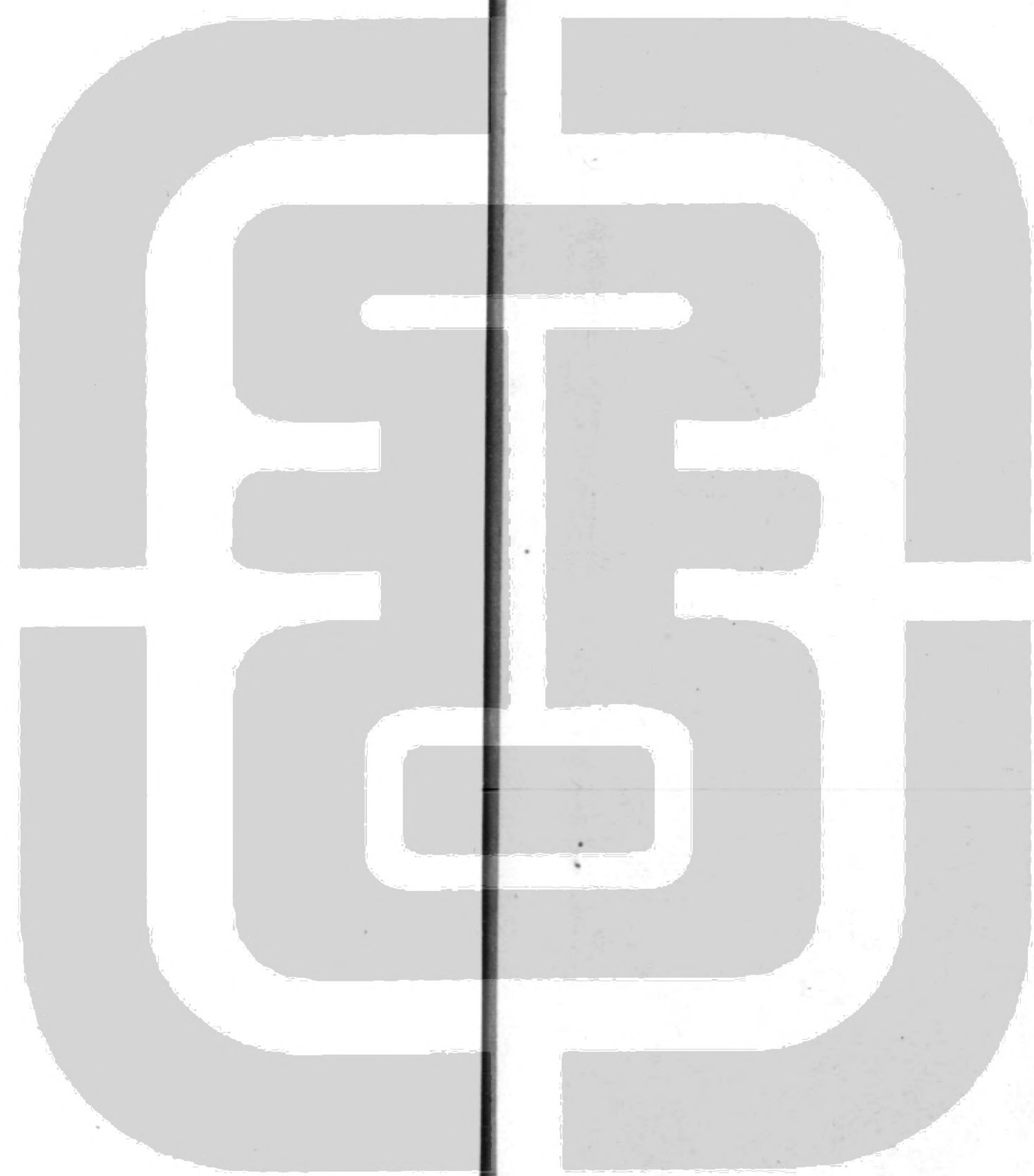
日

下

十五

續三國志卷之三編







卷之四